樂府 共十二

李白

李白卷三之三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三

古樂府

遠別離

士贇曰樂府遠別離者別離十九曲之一也

遠別離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瀟湘之浦海水直下萬里深誰人不言此離苦

齊賢曰大司命悲莫悲兮生別離士贇曰謝朓詩何爲遠別離漢書班婕妤賦美皇英之女虞兮博物志舜南巡不返葬於蒼梧之野堯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至洞庭之山淚下染竹即斑妃死爲湘水神輿地志黃陵廟在潭州湘陰縣北八十里瀟湘之尾洞庭之口廟有晉州太康九年碑額曰舜帝二妃之碑此意謂離恨之苦與海水俱深也

日慘慘兮雲冥冥猩猩啼煙兮鬼嘯雨我縱言之將何補

齊賢曰慘慘慘無光貌

冥貊親蜀都賦猩猩夜啼注猩猩生交趾封溪似猿人面能言語夜聞其聲如小兒啼啼呼也

士贊曰王粲登樓賦步棲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慘而無色楚辭山鬼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江淹詩夜聞猩猩啼鮑照蕪城賦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嗥雨嘯昏見晨起

皇穹竊恐不照余之忠誠雲憑憑兮欲叫怒

齊賢曰寡婦賦曰仰皇穹兮嘆息注天也左傳雷電馮怒杜預曰馮盛也方言曰馮怒也天問曰康回馮怒士贊曰楚辭所非忠而言之兮請蒼天以爲正又渴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贅疣

堯舜當之亦禪禹

齊賢曰孟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禮記禮器曰堯授舜舜授禹昔時也士贊

君失臣兮龍爲魚權歸臣兮鼠變虎

齊賢曰楚辭神龍失水兮爲螻蟻之所栽蜀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東方朔客難曰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士贊曰易

繫辭君不密則失臣老子輕則失臣劉向說苑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曰我下清泠之淵化爲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劉向上封事曰人臣操擢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

或言堯幽囚舜野死

【士贇曰】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堯城在濮州鄄城縣東北十五里竹書云昔堯德衰爲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竹書云舜囚堯後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書舜典注曰舜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狩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

九疑聯綿皆相似重瞳孤墳竟何是

【齊賢曰】漢紀望祀虞舜于九疑張揖曰九疑在零陵營道縣文穎曰九疑山半在蒼梧半在零陵如淳曰在蒼梧馮乘縣師古曰文說是

也其下九峯形勢相似故曰九疑山疑音疑以
今郡縣考之九疑山在道州寧遠縣南六十里
兩漢之泠道師古是文穎之說而馬乘實今江
華富川之地去九疑甚遠舂陵圖志九疑山亦
名蒼梧山一曰朱明峯二曰石城峯三曰石樓峯
四娥皇峯五曰舜源峯六曰女英峯七蕭韶峯
入桂林峯九杞林峯聳然於羣峯之間望之大
類相似蓋其爲九疑乎漢書舜重瞳子【士賛曰】
從漢地理志零陵郡營道南九疑山舜之所葬
郭璞山海經注曰其山九谿皆相似故曰九疑
潛州營陽郡記山下有舜祠故者相傳舜登九
疑山海經曰蒼梧之丘其中有疑山焉舜之所
葬在零陵縣界湘中記九疑山在營道縣北九
山相似行者疑惑故名之曰九疑山淮南子曰
堯眉八彩舜重瞳子帝子泣兮綠雲間隨風波兮去無還
慟哭兮遠望見蒼梧之深山【士賛曰】帝子即娥皇女英也楚辭帝
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𩐈照詩垂綵綠雲
中說云不觀於海上何以知風波之惡漢賈誼

傳疏者或制大權倚天子可爲慟哭者
此也楚辭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 蒼梧山

崩湘水絕竹上之淚乃可滅 齊賢曰左傳山崩
川竭後漢志零陵
陽朔山湘水出以今郡縣考之湘水出靜江府
興安縣海陽山秦史祿自鑿渠分一派南下謂
之灕水按晉志興安隸蒼梧郡在府爲桂州理
定縣本興安至德三載更名則漢言陽朔山者
設矣湘水自海陽下全州一永州與瀟水合又
下衡州與蒸水合趨潭州以入于洞庭博物志
曰舜死二妃淚下染竹即班晉王珉傳王導初
渡淮郭璞筮之曰淮水絕王氏滅 士贇曰此篇
前輩咸以爲上元間李輔國張后矯帝制遷上
皇於西内時太白有感而作余曰非也爲是說
昔人蓋未嘗以全篇詩意觀之此詩大意謂無借
人國柄借人國柄則失其權失其權則雖聖哲
不能保其社稷妻子焉其禍有必至之勢然
則此詩之作其在於天寶之末乎按唐史高力
士傳曰天寶中邊將爭立功帝嘗曰朕春秋高
朝廷細務付宰相番夷不龔付諸將寧不暇邪

力士對曰臣聞至閣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師又北兵悍且強陛下何以制之臣恐禍成不可禁其指蓋謂祿山帝曰卿勿言朕將圖之又帝嘗齋大同殿力士侍帝曰海內無事朕將吐納導引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力士對曰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威權既振孰敢議者帝不悅自是國權卒歸於林甫國忠竊權卒歸於祿山舒翰太白此時熟識時病欲言則懼禍及已不得已而形之詩章聊以致其變若憂國之志而已所謂皇英之事特借之以引喻發興而曰日曰皇穹者所以比其君而雲則其臣也詩曰日慘慘兮雲冥冥者喻君昏於上而權臣障蔽於下也猩猩啼煙鬼嘯雨者極小人之形容而政亂之甚也我縱言之將何補者太白感歎之辭謂時事如此矣我縱言之誠恐君不以我為忠而適以取憎於權臣也夫如是則又將何補哉堯舜當之亦禪禹而下數句乃是太白所欲言之事謂權歸於臣其禍必至於此所引竹書事特起興耳末句曰蒼梧山崩湘水絕竹上之淚乃可滅者白意若曰事若至此是抱萬古之恨與

山水而無窮也詩意切直著明流出胸臆非識時變世之士懷存君忠國之心者孰能與於此使時有採詩之官而君之一悟俗之一改則安史之亂可謂播遷幽居之禍不作豈曰小補之哉昔日作於上元間則是夫人皆能言之不幾於樂禍之小人也耶曾謂太白肯爲之乎吾故表而出之後世無太白則已有則應必謂然

公無渡河

士贇曰按王僧虔技錄曰公無渡河行亦曰箜篌行其始義見崔豹古今註又琴操九引有箜篌引亦曰公無渡河亦曰箜篌謠乃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子高晨起刺船見一白首狂夫披髮携壺亂流而渡其妻隨呼止之不及遂溺死妻乃援箜篌而鼓之歌曰公無渡河公終渡河公墮而死當奈公何聲音悽愴曲終亦投河而死子高還以其聲語麗玉麗玉傷之乃引箜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太白此詩亦

祖此意耳

黃河西來決崐崘咆哮萬里觸龍門【齊賢曰】山海經穆天子傳爾雅淮南子桑欽酈元諸書皆曰河出崐崘墟色白潛流地中受衆渾濁故色黃河自積石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東過隴西河關縣與洮水合又東過金城允吾縣北又東流經天水安定北地朔方郡東轉渠搜縣北南流過五原郡南東過雲中郡南過定襄西河郡東又南過上郡西然後至龍門自積石至龍門三千餘里【士贇曰】山海經河源出崐崘之山桑欽水經崐崘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入于勃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成公綏大河賦曰覽百川之弘壯莫尚美於黃河潛崐崘之峻極出積石之嵯峨登龍門而南遊兮拂華陰與曲阿凌砥柱而激湍兮踰汭洛而揚波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波滔天堯咨嗟大禹理

百川兒啼不窺家殺湍湮洪水九州始蠶麻其害乃去茫然風沙【齊賢曰】堯典曰咨四嶽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海賦禹也啓龍門之岸嶺鑿山陵巒而嘶鑿羣山旣啓百川潛渫禹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禹貢桑土旣蠶生民詩麻麥幪幪則洪水旣平之後九州始蠶麻之驗矣【士贇曰】書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曁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又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注啓禹子也禹治水過門不入聞啓泣聲不暇子名之以大治度水土之功前溝洫志禹湮洪水諸夏又安江淹詩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易通卦驗曰巽氣不至則大風揚沙被髮之叟狂而癡清晨臨流欲奚為旁人不惜妻止之公無渡河苦渡之虎可搏河難憑公果溺死

流海湄齊賢曰論語暴虎馮河士贇曰事見題注有長鯨白齒若雪山公乎公乎掛罥於其間箜篌所悲竟不還齊賢曰鯨魚見二卷注雪賦雪山峙於西域海賦或屑没於黿鼉之穴或掛罥於岑崟之峯注曰言彼漂溺死非一所也漢書塞南越禱祠太一后土祇坎侯坎聲也應劭曰使樂人侯調作之取其坎坎應節因以其姓號爲坎侯蘇林曰作箜篌士贇曰此篇大意謂洪水滔天下民昏墊天之作孽不可違也地平天成上下相安之時乃無故馮河而死是則非所謂自作孽者歟亦可哀而不足恤也矣故詩曰旁人不惜妻止之也是亦諷止當時不靖之人自投憲網者借此爲喻云耳

蜀道難士贇曰按王僧虔技録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内有蜀道難因知亦古樂府名也

噫吁戲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齊賢曰】廣記太白嘗爲蜀道難難於上青天以刺嚴武後陸暢復爲蜀道易易於履平地以佞韋皐皐大喜賜羅八百匹劉向說苑枚乘諫吳王曰必若所欲爲危如累卵難於上天

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齊賢曰】楊雄蜀王本記曰蜀王之先名蠶叢柏灌魚鳧蒲澤開明是時人民稚髻哤言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從開明上到蠶叢積三萬四千歲成都記蠶叢之後有柏灌柏灌之後有魚鳧皆蠶叢之子魚鳧治導江縣嘗獵前止得道乘虎而去杜宇遂繼魚鳧秦惠王討滅蜀王封公子通爲蜀侯惠王二十七年使張儀築都城後置蜀郡以李冰爲守冰穿兩江爲人開田百姓享其利蜀人始通中國

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巔【齊賢曰】太白山名南中志交趾郡治龍編自與古鳥道四百里史記高祖歌曰

羽翼已就橫絕四海九域志峩眉縣去嘉州西
九十里峩眉山隷焉【土寰曰】太白山在洋州眞
符縣四百五十里山西隷鳳翔府山背蜀眞
圖經大峩山峩眉縣南百里兩山相對如峩眉
記云眞山周匝千里有石龕百一十
二大洞十二小洞二十八南北有臺

地崩山摧

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鉤連【[illegible]曰】伐蜀無路昔秦欲遣
人告蜀王曰秦有金牛其糞成金使蜀迎與之
蜀王命五丁力士開山取金牛路纔通秦伐蜀
取其國號所開路曰金牛蜀王本記曰天爲蜀
王生五丁力士能徙山秦王獻美女與蜀主遣
五丁迎女見一大蛇入山穴中五丁共引蛇山
崩壓殺五丁秦女皆上山化爲石漢書張良說
燒絕棧道【土寰曰】輿地廣記大劒山在劒門縣
亦名梁山山有小石門穿山通道六丈有餘昔
秦伐蜀不知道遂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
糞金欲以遺蜀蜀王負力而貪乃令五丁開道
引之秦因使張儀司馬錯引兵尋路滅蜀謂之
石牛道梁州圖經云棧道連空極天下之至險

興利州至三泉縣橋閣共一萬九千三百八十
間護險編欄共四萬七千一百三十四間郡國
志褒城縣北口曰斜南口曰褒長四百七十里
同爲一谷兩谷高峻褒水所流昔張良送高皇
帝至褒中說燒棧道即此也入斜谷路至鳳州
界百五十里有棧道二千九百八十九間板閣
二千八百九十二間

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

齊賢曰春秋命曆序曰皇伯登出扶桑日之陽駕六龍以下上蜀都賦羲和假道於峻岐陽烏回翼乎高標上林賦橫流逆折轉騰潎洌士贇曰圖經高標山一名高望乃嘉定府之主山巋然高峙萬象在前

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猿猱欲度愁攀援

齊賢曰顏師古曰黃鶴一舉千里非白鶴也爾雅曰猱猨善援郭璞注便攀援五臣注文選曰猿狖輕捷之獸士贇曰後漢地理志曰南中志云朱提縣西南二里有棠狼山多毒草盛夏之月飛鳥過之不能得去崔豹古今註馬援武溪深曲曰鳥飛不度獸

不能臨此句意求於此黃鶴飛之至高者猿猱
最便捷者尚不得度則其爲險絶可知韓詩外
傳田饒曰夫黃鵠高飛一舉
千里羅方進傳欲相攀援
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縈巖巒
齊賢曰九域志興州有青泥嶺山
頂常有煙霧霰雪其嶺上入蜀之
路蜀都賦九折之坂注九折坂在漢屬巖道縣
邛萊山此特言青泥之路縈紆百步而九折耳
士贇曰輿地廣記青泥嶺在沔州長舉縣西北
五十里懸崖萬仞上多雲雨行者多逢泥淖後
漢書地理志廣漢嚴道有邛僰九折坂者邛刻
置註云華陽國志曰道至險有長嶺若棟入渡
之難楊母閣之峻昔楊氏倡造作閣故名焉邛
崍山本名邛莋故邛人莋人之界也巖阻峻迴
曲九折乃至山上凝氷夏結冬
則劇寒王陽行部至此而退
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嘆
齊賢曰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有井絡謂岷山
之精上爲天之井星也甘氏星經曰參十星玉
井四星在參左足下捫參必歷乎井也列子曰

昔人有知不死之道者齊子欲學其道聞其已死乃撫膺而恨士贇曰悲離據青冥而攄虹蜺遂倏忽而捫天注捫摸也地理志禹貢梁州之域秦地鶉首之次天官東井輿鬼之分野入參一度古蜀國也宋玉高唐賦股戰脅息漢嚴延年傳豪強脅息顏師古曰脅歛也屏氣而息曹植詩中夜起長嘆

問君西遊何時還畏途巉巖不可攀

齊賢曰自秦入蜀曰西遊士贇曰漢書傳終軍步入關關吏與軍繻軍問何為吏曰為復傳還當合符軍曰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曹植詩覽衣起西游江淹詩遊子何時還史范雎傳曰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遊者乎高唐賦登巉巖而下望兮臨大抵之稸水劉孝綽詩高枝不可攀

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從雌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顏

齊賢曰蜀記曰昔有人姓杜名宇王蜀號曰望帝宇死俗

說云宇化爲子規子規鳥名出蜀人聞子規鳴皆曰望帝也王康琚詩凝霜凋朱顏【士贇曰】樂府雉子斑古詞云雉子高飛止黃鵠高飛已千里雄來飛從雌視江淹雜三言訪道經懷此書兮坐空山空山隱轔兮窮翠嵒鮑照詩聽此愁人兮奈何登山臨水得留顏

連峯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掛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豗砯崖轉石萬壑雷其險也如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爲乎來哉【齊賢曰】杜詩注城南韋杜去天尺五江賦砯巖鼓作注砯水擊巖之聲砯普冰切上林賦礧石相擊硠硠礚礚若雷霆之聲【士贇曰】木華海賦磊匒匒而相豗注豗擊也越絕書春申君傳李園曰有遠道客詩云胡爲乎泥中

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爲狼與豺【齊賢曰】酈道元水經注小劍去大劍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相通故謂之劍閣左思蜀都

賦曰一人守隘萬夫莫向張孟陽劍閣銘曰劍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一人荷戟百

夫趑趄形勝之地匪親勿居【士贇曰】楚辭下崢嶸而無地兮崢嶸高貌爾雅石戴土謂之崔嵬

漢韓安國傳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張耳陳餘敘傳據國爭權還如豺虎耳朝避猛

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齊賢曰】古猛虎行曰飢不

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鵲棲陸士衡猛虎行曰飢食猛虎窟寒棲野雀林左傳吳為封豕長蛇揚

雄長揚賦曰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吮狙兗切嗽也史天官書秦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

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士贇曰】陸機詩猛虎憑林嘯謝玄暉詩長蛇固能翦錦城雖云

樂不如早還家【士贇曰】圖經成都郡名錦城古詩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士贇曰】四

愁詩側身西望涕沾裳太平廣記云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賀知章聞其名首訪之既奇其姿又

請所爲文白出蜀道難示之讀未竟稱嘆數四號爲謫仙人鮑照詩咨嗟戀景況又絃
絶空咨嗟○士贇箋事已有客曰洪駒父詩話云新唐書嚴武傳曰武在蜀放肆房琯以故宰
相爲部內刺史武踞慢不爲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作蜀道難乃爲房與杜危之也
新唐書據范攄雲溪友議言之耳按唐書摭言載李白始自西蜀至京道未甚振因以所業贄
謁賀知章知章覽蜀道難一篇曰子謫仙人也按白本傳天寶初因吳筠被召亦至長安時往
見賀知章則與嚴武帥蜀歲月懸遠嘗見李集一本於蜀道難題下注諷章仇兼瓊也考其年
月近之矣謂危房杜者非也新唐書第弗深考耳沈存中筆談云前史稱嚴武爲劍南節度不
法李白爲作蜀道難按孟棨所記白初至京師賀知章聞名首詣之白出蜀道難時乃天寶初
也嚴武爲劍南乃在至德已後肅宗時年代甚遠蓋小說所記舉多舛誤今予以何說爲是乎
予曰以臆斷之其說皆非也史不足徵小說傳記反足信乎所謂嘗見李集一本於蜀道難下

注諷章仇兼瓊者山谷黃魯直嘗於宜州用三錢買雞毛筆爲周惟深作草書蜀道難亦於題下註云諷章仇兼瓊也然天寶初天下又安四郊無警劍閣乃長安入蜀之道太白非狂者乃拳拳然欲其嚴劍閣之守不知將何所指乎以此知其不爲章仇兼瓊也嘗以全篇詩意與唐史參考之是蓋太白初聞祿山亂華天子幸蜀時作也若曰爲房琯杜甫章仇兼瓊而作何至始引蠶叢開國終言劍閣之險復及所守匪親化爲豺狼等語哉引喻非倫以是知其不爲章與房琯杜甫也按唐史哥舒翰兵敗潼關不守蜀國忠首倡幸蜀之策當時臣庶皆非之馬嵬父老遮道諫曰宮闕陛下家居陵寢陛下墳墓今舍此欲何之又告太子曰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中原百姓誰爲主建寧王倓亦曰今殿下從至尊入蜀若賊兵燒絕棧道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既上至扶風士卒潛懷去就徃徃流言不遜比至成都從官及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太白此時蓋亦深知幸蜀之非計欲言則不在其位不言則愛君憂國之情不能自已故作是詩

以達意也詩曰噫吁戲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
於上青天者極路險難之形容言當時欲往君
于難者至蜀之難如上天之難也蠶叢及魚鳧
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
煙者言蠶叢之蜀僻在一隅自古聲教所不暨
雖秦塞之近且不相通非可爲中國帝王之都
也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横絕峩眉巔者言五
丁未開道之前惟長安正西太白山僅有鳥道
可以横絕峩眉之巔非人迹所可往來也地崩
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鉤連者言五丁
既開道之後梯棧相連始與秦通今焉安處於
蜀設若燒絕棧道則中原道斷矣上有六龍回
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若言其險上
際于天下極于地也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猿猱
欲度愁攀援者言鳥獸猶憚其險人其可知也
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縈巖巒者歷言蜀道險
難之所也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歎
者蓋參與井爲蜀分野捫參歷井言環蜀之境
道里險難所在皆然令人脅歛屏氣而息惟有
撫膺長歎而已也問君西遊何時還者君字非

泛然而言猶杜子美北征詩恐君有遺失及君
誠中興主之義所謂君者明皇也西遊者西幸
也何時還者言既幸蜀矣何時可還中原而爲
生靈之主也畏途巉巖不可攀者此兩句乃太
白與歎發問之辭言君既幸蜀矣何時可還而
畏途如此忠臣義士雖欲從君於難道路險阻
不可以猝然攀附也史曰上至成都從官六軍
近千三百人此其驗矣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
從雌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者言朝
夕之間空山叢林惟有禽鳥飛鳴則人迹之稀
少從可知也復申之曰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者言其險之極一言之不足再言之也使人聽
此凋朱顔者此乃太白自述聞步險之時欲攀
從而不可徒感傷於心而形諸顔色也連峯去
天不盈尺枯松倒掛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豗
砯厓轉石萬壑雷其險也如此者備言蜀道險
難之狀也嗟爾遠道之人胡爲乎來哉者嗟字
乃發嘆之音遠道之人以喩踈遠之臣言蜀道
之險如此若白之踈遠者雖欲從君於難胡爲
而能來也劒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

開所守或匪親化爲狼與豺者言贊帝幸蜀者不過謂有劒閣之險而已然太白私憂過計謂險則險矣守關者任非其人如豺狼之反噬是未可知此則尤可憂也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者言蜀與羌戎雜處如虎如蛇朝夕皆當避之或者變生肘腋是又可憂之大者也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者語意蓋自歎辭招魂中來言蜀都之樂不如早還中國之樂也復申之曰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者再言之不足故三言之反覆再三謂從君于難者至蜀之難眞如上天之難矣夫如是則白也側身無所西望吾君惟有長嘆咨嗟以致吾睠戀之意云耳可詩意亦微而顯者歟客曰是則然矣上皇西巡南京歌胡爲而作邪乎曰蜀道難是初聞上皇倉猝幸蜀之時太白見得事理不便者如此情發於中不能已於言也西巡南京歌是事已定之時代人致頌之詞也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朝廷處分已定太白不在其位可復更爲異議乎客又曰太白爲宋中丞撰請都金陵表胡爲稱美蜀都欲使上皇

安居之邪予曰此亦代人之作也操辭者太白也命意者宋中丞也太白方依於中丞敢不從中丞之意而自爲異論乎此又不待辯而自明矣審語塞曰予不能辯之矣質諸後來之謫仙斯可矣

梁甫吟 士贇曰按王僧虔技錄相和歌楚調五曲內有梁甫吟行意始於諸葛亮後唯太白繼之耳

長嘯梁甫吟何時見陽春 齊賢曰漢武登封泰山至于梁父九域志兗州有梁甫城諸葛亮嘗登鄧州獨樂山作梁父吟曰步出齊城門遥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冢田疆古冶氏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理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有此謀相國齊晏子 士贇曰楚辭無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而不得見乎陽春 君不見朝歌屠叟辭棘津八十西來釣渭濱寧羞白

髮照清水逢時吐氣思經綸廣張三千六百釣風期暗與文王親大賢虎變愚不測當年頗似尋常人【齊賢曰】朝歌在衛州戰國策姚賈曰太公望朝歌之廢屠棘津之讎不庸又曰太公望老婦之逐夫朝歌之廢屠文王用之而王註呂尚爲老婦所逐賣肉於朝歌肉上生臭不售故曰發屠天問曰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注云呂望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望曰下屠屠牛中屠屠國文王喜載與歸史記西伯將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尚父於渭陽與語大悅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曰太公望載與歸立爲師易曰大人虎變左傳曰爭尋常以盡其民注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士贇曰】尉繚子太公屠牛朝歌史遊俠傳呂尚困於棘津漢書地理志太公呂尚困於棘津城在瑯琊海曲水經河水西又東逕棘津亭南酈道元引徐廣曰棘津在廣川司馬彪曰縣北有棘津城呂尚賣

食之困疑在北北也劉澄之云譙郡酇縣東北有棘津亭故邑呂望所困處也司馬遷云呂望東海上人也老而無遇以釣干周文王行年五十賣食棘津七十則屠牛朝歌行年八十釣于渭濱行年九十身爲帝師史記家呂望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螭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因以興子眞是也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也立爲師易曰君子以經綸或問曰三千六百釣何謂也子臆曰三千六百釣以指太公八十釣於渭十年間事也十年三千六百日每日而釣故曰三千六百釣至九十乃遇文王是十年矣禮記禮運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

君不見高陽酒徒起草中長揖山東隆準公入門不拜騁雄辯兩女輟洗來趨風東下齊城七十二指揮楚漢如旋蓬狂客

落魄尚如此何況壯士當羣雄【賢曰】酈食其高陽人沛公略地陳留麾下士適食其里中子酈生謂曰若見沛公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非狂生騎士言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生生入謁沛公方倨床使兩女子洗足生長揖不拜曰公誅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坐高祖隆準而龍顏左傳郤至見楚子免冑而趨風注疾如風漢書酈生馬軾下齊七十餘城食其家貧落魄師古曰落魄失業無次也鄭音薄【士贇曰】史記酈食其謁沛公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何如人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沛公使謝曰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食其瞋目按劍叱曰吾高陽酒徒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報曰容天下非士也叱臣至恐至失謁沛公遽延入酈生因言六國縱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計號爲廣野君劉孝標廣絕交論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史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李蕭遠運命論張良受黃老之符三略之說以

遊羣雄一
我欲攀龍見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
後漢書攀龍鱗附鳳翼班固叙傳曰攀龍附鳳並乘天衢王充論衡圖畫之狀纍纍如連鼓形又圖一人若方士謂之雷公使之左手引連鼓右手推之抱朴子曰雷者天地之鼓
帝傍投壺多玉女三時大笑開電光倏爍晦冥起風雨閶闔九門不可通以額扣關閽者怒
仙傳拾遺木公與一玉女投壺設有不入者天為之嚌嗑嗟嚌嘘開口而笑神異經東王公與玉女設壺梟而脫誤不接者天為之笑開口流光今電是也左傳陰陽風雨晦冥毛詩風雨如晦招魂虎豹九關註言天門凡有九重使神虎豹執其關閉離騷曰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余注閶闔天門淮南子排閶闔淪天門註云閶闔始升天之門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說文云閶天門闔門翕楚人名門曰閶闔公孫子曰擊電無停光史龜策傳曰飄風日起

正晝晦冥

白日不照吾精誠杞國無事憂天傾

列子杞國人憂天崩墜身無所寄廢於飲食鄒陽書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於兩主豈不哀哉

猰貐磨牙競人肉騶虞不折生草莖手接飛猱搏彫虎側足焦原未言苦

齊賢曰長揚賦昔有強秦封豕其士猰貐其民鑿齒之徒磨牙而爭之爾雅猰貐類貙虎牙食人迅走山海經云小滅山有獸狀似牛而赤身人面馬足名曰猰貐騶虞仁獸不踐生草詩仁如騶虞尸子曰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獶而右搏雕虎士贇曰淮南子堯時有大風猰貐封豨脩蛇皆為民害堯乃吏羿繳大風於青丘之澤下殺猰貐斷脩蛇於洞庭禽封豨於桑林萬民欣悅毛詩疏陸璣云騶虞仁獸也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應信而至者也

知者可卷愚者豪世人見我輕鴻毛

齊賢曰論語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故謂之

胥下愚之人則矜其豪強如飛廉惡來之徒燕
丹子曰死有輕於鴻毛【士贇曰】禮記胥者過之
愚者不及此言胥者卷而懷之爲甯武子之愚
乃爲人豪耳論語曰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
道則愚漢司馬遷曰人固有一死死有重
於太山或有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力排
南山三壯士齊相殺之費二桃【士贇曰】齊相晏
嬰二桃殺三士
詳見一卷大獵賦田
疆古冶之疇下注吳楚弄兵無劇孟亞夫咍
爾爲徒勞【齊賢曰】漢書周亞夫乘傳至洛陽得
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
吾知其無能爲也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
敵國云【士贇曰】咍說文嗤笑也楚人謂相嗤笑
曰咍後漢梁竦曰州
縣之職徒勞人耳梁甫吟聲正悲張公兩龍
劒神物合有時【士贇曰】蜀志諸葛亮躬耕隴畝
好爲梁甫吟魏伯陽周易參同
契曰嗷嗷聲正悲兮如嬰兒之慕母魏武帝時
比風聲正悲張華論劒事見二卷詩註古詩曰

兎絲生有時風雲感會起屠釣大人峴屼當安之齊賢曰晉灼呂尚也尚書邦之杌隉孔安国曰杌隉不安士贇曰易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後漢二十八將傳曰感會風雲奮其智勇峴屼不安貌書曰邦之杌隉易曰困于臲卼其義則一皆音五結反此篇意思轉摺甚多蓄太白借此以言志也長讀梁甫吟何時見陽春足歎三士之不可復生亦以喻有志之士句時而遇主也君不見兩段乃太白聊自慰解之辭謂太公之老食其之狂當時視為尋常落魄之人後猶遇合如此則為士者終有遇合之時也我欲攀龍見明主乃太白於時事有所見而發告於其君也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壺多玉女三時大笑開電光倏爍晦冥起風雨以喻權姦文謂用事而政令無常也閶闔九門不可通以額扣關閽者怒以喻言路壅塞下情不得以上達而言者往往獲罪於權近也白日不照吾精誠杞國無事憂天傾背乃太白為見當時貴妃國忠林甫祿山竊弄權柄等事禍已胎而未

形欲諫則言無證而不信倘使其君不鑒吾之誠則正所謂杞人憂天之類耳猰㺄磨牙競人肉騶虞不折生草莖此乃深嘆當時小人在位爲攻害民有如猰㺄磨牙競食人肉使有道之朝則當亡如騶虞雖生草不履況肯以人肉爲食哉況肯輕殺一士哉手接飛猱搏雕虎側足焦原未言苦智者可卷愚者豪世人見我輕鴻毛力排南山三壯士齊相殺之費二桃白意蓋謂使當有道之朝得君而佐之爲國出力刺斃擧邪不憚勤勞如接搏猱虎雖側足焦原未足言苦耳今時事如此則惟當卷其智而爲愚乃爲人豪世不我知謂爲眞愚而輕我如鴻毛然白亦卒不改行者亦思古來三壯士之功力如此一忤齊相用計殺之特費二桃殊不勞力白也尙不卷其智而懷之適足使權近得以甘心焉耳又何補哉吳楚弄兵無劇孟亞夫咍爾爲徒勞者此又白深自慰解之辭謂當國者終須得人爲用必有遇合之時也梁甫吟聲正悲張公兩龍劍神物合有時風雲感會起屠釣大人峴屼當安之者此乃申言有志之士終當如太

公食其之感會風雲猶神劍之會合有時也則夫夫人君子遭時屯否峴岏不安者且當安時以俟命可也安之兩字其義出莊子人間世曰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註云知不可柰何者命也而安之則無哀無樂何易施之有哉又德充符曰知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

烏夜啼

【五貳之四】按樂錄烏夜啼者清商曲也乃周房中樂之遺聲江左所謂梁宋新聲也其辭始於宋臨川王義慶所作宋元嘉中徙彭城王義康於豫章郡義慶時爲江州相見而哭文帝聞而怪之召還宅義慶大懼妓妾聞烏夜啼叩齋閤云明日應有赦及旦改南兗州刺史因此作歌故其詞云籠窗牕不開烏夜啼夜夜望郎來蓋詠其妾也太白此詩亦祖此意詞不同耳

黃雲城邊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齊賢曰】啞於雅切不
言也又烏格切笑聲【士贇曰】淮南子黃泉之埃
上爲黃雲江淹詩黃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
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煙隔窓語停梭悵然
憶遠人獨宿孤房淚如雨【齊賢曰】鮑明遠詩我
個蔽珠櫳玉鉤隔瑣
牕【士贇曰】鮑照詩看梭機中織又來時聞君婦
閨中孀居獨宿有貞名亦云朝悲泣閑房又聞
暮思淚沾裳詩
云泣涕如雨

烏棲曲【士贇曰】樂錄烏棲曲者
烏獸二十一曲之一也

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齊賢曰】大
平廣記曰
賀知章見太白烏栖曲嘆賞曰此詩可以泣鬼
神越絕書曰吳王起姑蘇臺五年乃成高見三
百里漢齊南王傳注姑蘇臺一名姑胥臺故胥
門外有九曲路乃闔閭遊姑蘇臺以望兩中今

隷平江府寰宇記曰胥施施其姓也有東施家
西施家越絶書曰勾踐得採薪一女西施鄭旦
以獻吳王外紀曰初闔閭起臺於姑蘇山山去
國三十五里春夏游焉夫差高而飾之三年乃
成周旋詰屈橫亘五里宮妓千人別立春宵宮
爲長夜飮造千石酒鍾作天池池中作青龍舟
舟中盛陳妓樂日與西施爲水嬉宮中作海靈
館館娃閣銅溝玉檻宮之檻皆珠玉飾之士
贇曰史記吳破越越進西施請退軍吳王許之
王得西施多遊姑蘇伍子胥諫曰臣恐姑蘇不
久爲麋鹿所
遊王不聽
吳歌楚舞歡未畢青山欲啣半邊
日齊賢曰上林賦吳歛蔡謳奏大呂注吳蔡國
名歛謳皆歌也歛音俞招魂宮霆震驚發激
楚五臣云激急也楚舞賦云激楚結風陽阿
之舞漢書高祖謂戚夫人曰爲我楚舞吾爲若
楚歌古步出夏門行云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
山王仲宣詩白日半西山桑梓有餘輝士贇曰
樂錄清商曲
有子夜吳歌
銀箭金壺漏水多起看秋月墜江

波東方漸高奈樂何【齊賢曰】鮑照觀漏賦曰起攸階而外興訪金壺之盜

闕觀騰波之沓駕視驚箭之登沒項羽歌曰虞

兮虞兮奈若何【士贇曰】詩云東方明矣此詩雖

只樂府然深得國風刺詩之體蓋言

其美而不美者自見觀者其毋忽諸

戰城南【士贇曰】戰城南是漢短簫鐃歌

三十二曲之一也古辭云戰城

南死郭北野不葬烏可食此言野死

不得葬爲烏鳥所食願爲忠臣義士

朝出戰而暮不得歸後來作者皆讚

此意魏曰定武功言曹公初破鄴也

吳曰克皖城言孫權勝魏武於此哉

也晉曰景龍飛言景帝也梁曰漢東

流言克魯山城也北齊曰立武定言

神武立魏主遷都於鄴而定天下也

後周曰克沙苑言太祖俘齊軍十萬

於沙苑神武脫身遁也太白此作則

又指當時之

事而言也

去年戰桑乾源今年戰葱河道

齊賢曰漢地志代郡桑乾縣音干言與突厥戰後漢書註葱嶺山名其山生葱故名唐地志安西郡去葱嶺七百里言與吐蕃戰士贇曰唐書王忠嗣傳天寶元年北討奚契丹戰桑乾河三遇三克耀武漢北高會而還李嗣業傳初討勃律通道葱嶺水經曰河水又南入葱嶺山酈道元註曰河水重源有三非爲二也一源西水捐毒之國葱嶺之上西出休循二百餘里皆故塞種也南屬葱嶺高千里西河舊事曰葱嶺在敦煌西八千里其山高大生葱故曰葱嶺也河源潛發其嶺分爲二水一水西經休循國南在葱嶺西郭義恭廣志曰休循國居葱嶺其山多大葱又逕難兜國北北接休循西南去罽賓國三百四十里

洗兵條支海上波放馬天山雪中草

齊賢曰九域志安西西都護府領月支修支部落唐條支都督府以訶達羅支國伏寶瑟顛城置漢武帝紀注天山即祁連也匈奴謂天爲祁連西域傳天山冬夏有雪士贇曰漢書條支

國臨西海又霍去病傳至祁連顏師古曰祁連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爲祁連通典唐置北庭伊西二州之境治北庭都護府兵二萬人節度防制突厥統瀚海天山伊吾三軍屯萬里

長征戰三軍盡衰老[illegible]曰後漢西域傳陳忠䟽曰折衝萬里震怖匈奴漢嚴助傳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詩閟宮箋曰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匈奴以

殺戮爲耕作古來唯見白骨黃沙田[illegible]曰蔡琰胡笳十七拍曰塞上常蒿兮枝枯葉乾沙場白骨兮刀痕箭瘢王僧達詩黃沙千里昏[illegible]曰史匈奴傳匈奴無城郭常處耕田之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蔡文姬詩白骨不知誰縱橫莫覆蓋王粲詩白骨平原滿

秦家築城避胡處漢家還有烽

火然烽火然不息征戰無已時[illegible]曰始皇三十四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

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謫居之漢光武紀
修烽炬注曰前書賈誼傳音義文穎曰邊方備
警作土臺臺上作桔槹頭上有兠苓以薪草置
其中有寇即然火舉之以相告曰烽火多積薪
寇至則燔之望其煙曰燧晝則燔燧夜則舉烽
廣雅曰兠苓籠也唐六典曰鎮戍烽候所至大
率相去三十里其逼邊者築城以致之其放煙
有一炬二炬三炬四炬者每日初夜舉一炬謂
之平安火餘則隨寇多少爲差【士贇曰】史記[illegible]
傳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漢烽
火通甘泉宮**野戰格鬬死敗馬號鳴向天悲烏鳶啄**
人腸銜飛上掛枯樹枝士卒塗草莽將軍空爾
爲【齊賢曰】相抱而殺之曰格陳琳作飲馬長城窟行云男兒寧當格鬬死何能怫鬱長城道
陶潛詩馬爲仰天鳴【士贇曰】此兩句是採摘古戰城南詞中語漢蕭何傳曹參有野戰略地之
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司馬相如檄曰肝腦
塗中原膏液潤野草王粲詩惜哉空爾爲魏志

臧洪傳袁紹謂陳容曰汝非臧洪儔空爾爲也

乃知兵者是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

太公六韜曰聖主號兵爲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史越世家范蠡曰兵者凶器也老子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開元天寶中上好邊功征伐無時此詩蓋有所諷者也

將進酒

將進酒者漢短簫鐃歌二十二曲之一也魏曰平關中言曹公征馬超定關中也吳曰章洪德言孫權之德也晉曰因時運言時運之變聖德潛施也梁曰石首篇言平京城廢東昏也北齊曰破侯景言清河王岳殄侯景復河南也後周曰取巴蜀言太祖遣軍平定蜀地也唐時遺音尚存太白塡之以伸己之意耳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迴

【曰】曹植詩曰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士贇曰】山海經河源出崐崙之上君不見高

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齊賢曰】陸機詩柔顏收紅藻玄髮吐素華【士贇曰】王尹丞融詩云欲知憂能老爲視鏡中絲人生得意須

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齊賢曰】江文通詩玉柱空掩露金樽坐含霜【士贇曰】漢王褒頌曰其得意如此鮑照詩人生貴得意懷願待君申列子曰子產有兄曰公孫朝好酒聚酒千鍾積麯成封子產以爲戚因告以禮義之言朝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豈待以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熟念哉而欲尊禮義以誇人吾以此爲弗若死矣爲欲盡一生之歡窮恚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不遑憂聲名之醜也此篇詩意全出於此後漢趙孝趙禮顯宗嘉兄弟篤行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太官送供具令對飲相對盡歡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

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齊賢曰太白上裴長史書曰昔東遊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餘萬有落䰟公子悉皆濟之曹植詩烹羊宰肥牛士贇曰晉孫登曰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於用其才史貨殖傳曰范蠡之陶為朱公善治生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漢楊惲書曰烹羊炰羔斗酒自勞古詩有云為樂當及時岑夫子丹丘生進酒君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為我側耳聽齊賢曰杜工部詩多與岑參唱和且有詩云岑生多新語性亦嗜醇酎岑夫子必此人也丹丘生即元丹丘太白有元丹丘山居詩序曰元丹丘家頴陽新卜別業其地北倚馬嶺連峯嵩丘南瞻鹿臺極目汝海士贇曰記孔子閒居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古來聖賢皆

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齊賢曰】晉張翰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士贇曰】語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古詩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謝玄暉詩世祀忽寂寞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讙謔主人何爲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齊賢曰】曹子建封陳王爲名都篇曰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注平樂觀名詩善戲謔兮箋云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常矜莊而時戲謔又酌言嘗之酌言獻之酌言酢之酌言醻之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齊賢曰】史記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西京雜記相如初與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悶以所著鷫鸘裘就楊昌貫酒爲歡又賀知章一見太白以金龜換酒與飲東方朔曰銷憂者莫若酒魏武帝樂府何以解憂惟有杜康【士贇曰】五花馬言其毛色也如九花

三花之類老杜詩亦曰五花散作雲滿身又个个五花紋其義並出于隋丹元子步天歌曰五箇吐花王良星註云王良五星其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亦曰天馬其星動爲策馬故曰王良策馬車騎滿野謂馬之紋上應星宿也杜註無舉此者故并及之五臣文選曹植詩絃歌蕩思誰與銷愁此篇雖似任達放浪然太白素抱用世之才而不遇合亦自慰解之詞耳

行行且遊獵篇 【士贇曰】行行且遊獵即征戍十五曲中之校獵曲也

邊城兒生年不讀一字書但將遊獵誇輕趫胡馬秋肥宜白草騎來躡影何矜驕 【齊賢曰】長揚賦永無邊城之災南史沈慶之手不知書每將署事輒恨眼不識字西都賦趫悍虓豁趙充國曰秋馬肥變必起矣曹子建七啓曰忽躡影而輕鶩註影日景也躡言疾也尚書驕淫矜侉 【士贇曰】北齊盧

瞽與弟子變步爲惟昂所知云此昆季足爲後生之後但恨其俱不讀書耳古詩胡馬依北風漢明帝欲征匈奴簀圓曰塞外草美馬不須穀金鞭拂雪揮鳴鞘半酣

呼鷹出遠郊弓彎滿月不虛發雙鶬迸落連飛

髇齊賢曰鞘音肖鞭鞘也劉表刺史荊州築臺名呼鷹周禮近郊十二遠郊二十而三弓引蒲如月之圓發而必中西都賦雙鶬下爾雅下落也髇呼交切鷂百官名曰三公拜賜鶻尾鶻箭十二枚士贇曰蒲月者彎弓圓蒲之狀西都賦曰撥不虛掎中必疊雙註曰不虛發也列子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際飛鶻鳴鏑也釋髇箭音詣交反海

邊觀者皆辟易猛氣英風振沙磧儒生不及遊

俠人白首下帷復何益齊賢曰漢書註辟易言開張而失其本處唐書音義曰水中有石曰磧沙州有磧長五百里廣五十里西都賦曰都邑遊俠張趙之倫白馬篇

曰幽幷遊俠兒董仲舒下帷讀 士贇曰漢書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選西征賦出申威於河外何猛氣之咆勃鰲甚獷庚侯碑曰英風發於天骨孔稚圭北山移文曰張英風於海甸沈籍詩英風截雲霓漢書曰秦也豪傑則游俠通姦班固西都賦鄉曲豪舉游俠之雄班固漢書贊曰布衣遊俠劇孟之徒也漢書獻帝詔曰昔儒結童入學白首空歸漢董仲舒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古詩盧名復何益天寶以後上好邊功武士得志儒生寥落進用太白號爲儒者亦自嘆云耳

飛龍引二首 士贇曰飛龍引昔古樂府魚龍六曲之一此詞專言黃帝鼎湖丹成騎龍上昇之事

黃帝鑄鼎於荊山鍊丹砂丹砂成黃金騎龍飛上太清家雲愁海思令人嗟 齊賢曰史記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

荊山下鼎成有龍垂鬍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抱朴子曰黃金入火百鍊不銷埋之畢天不朽金丹燒之愈久變化愈妙服此二藥令人不老不死又仙經曰朱砂為金服之升仙上士也茹芝導引咽氣長生中士也飡食草木千歲以還下士也又曰服神丹令人壽無窮與雲駕龍上下太清黃帝以傳玄子戒曰此道至重必以受賢苟非其人雖積金如山勿以告之士贇曰史封禪書李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

虞羲詩瀚海愁雲生

宮中綵女顏如花飄然

揮手凌紫霞 齊賢曰詩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劉琨扶風歌曰揮手長相謝紫霞見上 士贇曰鮑照詩神仙神丹戲紫房紫房綵女吳明瑞宋玉神女賦揮手如花陸機詩揮手如振素劉楨詩翕翅凌紫霞

從風縱體登鑾車登鑾車侍軒

轙遨遊青天中其樂不可言【齊賢曰】離騷鳴玉鸞之啾啾韓詩外傳曰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許慎云鸞以象馬之聲五臣云車鈴也黃帝姓公孫始作車天下號之爲軒轅【士贇曰】何晏景福殿賦從風飄揚張衡西京賦紛縱體而迅赴若驚鶴之羣飛史記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軒轅索隱曰按皇甫謐云黃帝生於壽丘長於姬水因以爲姓居軒轅之丘因以爲名又以爲號張晏曰作軒冕之服故謂之軒轅

其二

鼎湖流水清且閑軒轅去時有弓劍古人傳道留其間【齊賢曰】九域志鼎湖在陝州史黃帝騎龍上天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髯墮黃帝之弓抱朴子黃帝自擇亡日至七十日去七十日還葬喬山陵崩墓空無尸但劍舄在【士贇曰】古臨高臺詞云臺下清水清且閑陸機詩惠心清且閑江淹詩佳人撫琴瑟纖手清且閑

列仙傳曰軒轅自擇亡日與群臣辭還葬橋山山崩棺空唯有劒舃在棺焉又漢武帝因巡朔方還祭黃帝於橋山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

後宮嬋娟多花顏乘鸞飛煙亦不還

齊賢曰文選云垂條嬋娟士贇曰張平子西京賦爵清商而却轉增嬋娟以此豸江淹詩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煙霧王粲詩揮涕獨不還

騎龍攀天造天關造天關閒天語

齊賢曰史天官書曰北辰一名天關士贇曰抱朴子曰俗人聞黃帝以千二百女昇天便謂黃帝單行此事致長生而不知黃帝於荊山之下鼎湖之上飛九丹成乃乘龍登天也黃帝自可有千二百女耳非單行得仙之由也楚辭攀天階而下視史漢書皇后紀夔攀天而上胥天文志牛六星天之關梁又南北兩河各三星一曰天高天之嚴門主關梁又東方舩二女驂騑天關其間天門其內天庭也曹植遠遊詩靈鼇戴方丈神嶽儼嵯峨仙人翔其隅玉女戲其阿

長雲河車載玉女載玉女過紫皇【齊賢曰】大人賦曰排閶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 紫皇紫微宮大帝也【士贇曰】晉天文志中宮北極五星鈎陳六星皆在紫宮中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即所謂紫皇也

紫皇乃賜白兔所擣之藥方後天而老凋三光【齊賢曰】傅玄擬天問日月中何有白兔擣藥【士贇曰】古詩云採取神藥高山端白兔擣藥蝦蟆丸 漢武帝內傳西王母謂武帝曰太上之藥乃有風實雲子玉津金漿有得服之後天而老凋三光者言三光有時凋落而此之真身則長存而

下視瑤池見王母蛾眉蕭颯如秋霜【齊賢曰】周穆王觴王母於瑤池之上 大人賦曰吾乃今日覩西王母皬然白首【士贇曰】莊子云其下視亦猶是矣 大人賦張揖註曰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首蓬頭暠然白首 詩螓首蛾眉

天馬歌【士贇曰】天馬歌者古樂府車馬六曲之一漢郊祀樂歌亦有天

馬之歌乃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中
作及太初四年誅宛王獲宛馬作太
白此辭其製
恐不必也

天馬來出月氏窟背為虎文龍翼骨嘶青雲振
綠髮蘭筋權奇走滅沒〔齊賢曰〕大月氏本居燉
煌祁連間至冒頓單于
攻破月氏冒頓卒子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
頭爲飲器月氏乃遠去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
其衆小者不能去保南山羌號小月支九域志
安西大都督護府領焉耆月支條支部落長楊
賦西壓月窟漢天馬歌騅騮駿驥虎脊龍文武
帝時西域大宛馬虎脊魚目龍文鳳頸尾如蒲
梢安驥書曰望之大就之小筋馬也漢書天馬
歌曰志俶儻精權奇赭白馬賦曰雄志倜儻精
權奇兮又曰驅騖迅於滅沒伯樂曰天下之馬
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相馬經曰一筋從玄中
出曰蘭玄中者目上陷如井字豎蘭筋見選孔
譚書〔士贇曰〕漢西域贊孝武之世蒲稍龍文魚

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列子伯樂曰良馬可以
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
者皆絕塵弭轍
騰崐崘歷西極四足無一蹶
齊賢曰漢郊祀志天
馬來兮西極離騷曰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士贇曰漢志渥注神馬歌天馬來從西
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來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天馬來開遠門竦予身逝崐崘天馬來龍之
媒遊閶闔觀玉臺
雞鳴刷燕晡秣越神行電邁躡慌惚
齊賢曰赭白馬賦曰旦刷幽燕晝秣荊越羈都號刷馬江州毛詩言秣其馬杜預曰以粟飯馬
日秣士贇曰李充七歎曰神奔電驅星流矢驚則莫苔益野騰駒也赭白馬賦窮神行之軌躅
天馬呼飛龍趍目明長庚臆雙鳧尾如流星首
渴烏口噴紅光汗溝珠
齊賢曰渥洼馬樂章曰今安匹龍爲友赭白馬
賦曰歘聳擢以鴻驚時濩略而龍翥西京賦萬騎龍趨楚辭長庚以繼日長庚太白星也謂眼

如長庚星者光曜安驥書曰雙鳧胷兩邊肉右
鳧鳧間所開視之如雙鳧欲向上又曰頭宜少
肉茹剝兎頭口中色欲鮮明舌欲方而薄長而
大色如朱李蘭刻徧法曰以銅爲渴烏渴烏猶
剝兎云傳玄乘輿馬賦曰頭似剖成尾如直鬣
赭白馬賦曰膺門沫赭汗溝走血指白
馬賦水軼驚鳧言頸項如鳧迅從漢張讓趙忘
說靈帝作翻車渴烏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
註曰翻車設機以引水渴烏爲曲筒氣挾水上
此用其字謂馬昂首如渴烏之狀也自欒揖馬
經曰膺門欲開汗溝欲深口中欲得赤此用口噴紅光易其字也

曾陰時龍躍

天衢驫金絡月照皇都逸氣稜稜凌九區白璧

如山誰敢沽

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驀禰衡表曰龍躍天衢王逸曰韉在
口爲羈絡在頭爲羈曹子建白馬篇曰白馬飾金羈說文曰羈絡頭古日出東門行曰黃金絡
馬頭赭白馬賦曰兩擢協月相馬經曰擢頰權欲蒲如月蕪城賦稜稜霜氣易曰何天

之麗乎梁元帝紫騮馬詩金絡飾連錢赭白馬賦妍變之態既畢凌遽之氣方屬又磬九區而率順論語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

回頭笑紫燕但覺爾輩愚【齊賢曰】劉邵趙都賦曰良馬則飛兔奚斯常驪紫燕西京雜記曰文帝有良馬九匹一名飛燕騮【士贇曰】尸子曰我得民而治則馬有紫燕蘭池赭白馬賦將使紫燕駢衡綠蛇衛轂

天馬奔戀君軒駷躍驚矯浮雲翻【齊賢曰】漢武紀李廣利斬大宛王獲汗血馬作西極天馬之歌應劭曰大宛舊有天馬種前有膊出汗如血又云渥洼水出天馬魏志曰駑馬戀棧豆駷荀勇切鮑明遠東武吟曰疲馬戀君軒【士贇曰】漢天馬歌曰籋浮雲兮晻上馳

萬里足躑躅遙瞻閶闔門不逢寒風子誰採逸景孫白雲在青天丘陵遠崔嵬【齊賢曰】司馬紹統詩曰撫劍起躑躅說文蹢躅住足也躑躅與蹢躅同天馬樂章曰游閶闔觀玉臺【士贇】

【曰】仙傳拾遺周穆王乘八駿之馬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王母謠曰白雲在天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易山川立陵也詩維山崔嵬穆天子傳西王母謠曰白雲在天立陵自出

鹽車上峻坂倒行逆施畏日晚伯樂翦拂中道遺

【齊賢曰】戰國策騏驥之齒長服鹽車而上太行白汗交流負轅而不能進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見伯樂之知已也伍子胥曰吾日暮塗遠故倒行而逆施之北史盧思道曰翦拂吹噓長其光價絶交論曰翦拂使其鳴王逸曰孫陽伯樂姓名善相馬【士贇曰】賈誼賦驥垂兩耳服鹽車兮漢書主父偃曰吾日暮途遠故倒行逆施

少盡其力老棄之願逢田子方惻然為我悲

【齊賢曰】韓詩外傳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問其御曰此何馬也曰公家畜也疲而不用故出之子方喟然歎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為束帛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焉

雖

有玉山禾不能療苦飢 齊賢曰七命曰大梁之黍瓊山之禾李善註瓊之山即崐崘山山海經曰崐崘山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 士贇曰鮑照詩誠不及青鳥遠食玉山懷常苦飢

嚴霜五月凋桂枝伏櫪銜冤摧兩眉請君贖獻穆天子猶堪弄影舞瑤池 齊賢曰莊子伯樂曰我善治馬編之皁棧司馬彪音義曰棧櫪也皁也若櫺牀施之濕地史記造父取桃林驊騮騄駬獻之穆王王使造父爲御西巡狩見王母於瑤池之上 士贇曰沈爲詩秋風生桂枝魏武帝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列子周穆王命駕八駿之乘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鮑照舞鶴賦疊霜毛而弄影振玉羽而臨霞朝戲於芝田夕飲乎瑤池此篇蓋爲逸羣絕倫之士不遇知己者嘆亦白自傷其不用於世而求知於人也歟

行路難 齊賢曰晉山松傳舊歌有行路難曲詞頗疎賀山松好之乃文

其辭句婉其節制每因酣醉縱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士賓曰）行路難者古樂府道路六曲之一亦有變行路難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盤珍羞直萬千（晉賢曰）曹子建詩美酒斗十千漢明帝以赤瑛盤載櫻桃賜羣臣晉何曾日食萬錢（士賓曰）曹植樂府金樽玉盃不能使薄酒更厚謝靈運詩金樽盈清醑詩云清酒百壺張衡詩何以贈之雙玉盤南都賦珍羞琅玕充溢圓方停杯投筯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晉賢曰）古詩四顧何茫然（士賓曰）鮑照詩拔劍不能食擊柱長嘆息列子子貢茫然自失莊子目茫然無所見世說衛洗馬初渡江云見此茫茫不覺百端交集也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閑來垂釣碧溪上忽復乘舟夢日邊（晉賢曰）黃河至冬寒即凍徹底九域志太行在懷州澤州歐陽

堅石詩不上太行吟以詐知斯路難晉明帝曰只聞人自長安來不聞人自日邊來後人遂以日邊爲帝都士贇曰鮑照舞鶴賦冰塞長川雪滿群山

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

齊賢曰列子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士贇曰列子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歧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鮑照詩北士皆死盡餘人安在哉

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

齊賢曰南史宗慤傳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士贇曰古詩菟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海賦挂帆席馬融廣成頌然後方餘皇連舼舟張雲帆施蜺幬成公綏嘯賦浮滄海以游志

其二

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羞逐長安社中兒赤

雞白狗賭梨栗彈劍作歌奏苦聲曳裾王門不

稱情〔齊賢曰〕杜預左傳註曰二十五家社九或志京兆府治長安萬年二縣酒都賦假桃梨栗史記馮驩彈其劍而歌曰彈鋏歸來兮食無魚鄒陽曰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爭

淮陰市井笑韓信漢朝公卿忌賈生〔齊賢〕〔曰〕史韓信淮陰人淮陰少年侮信曰若雖長大好帶劍怯耳衆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胯下信熟視俛出胯下一市皆笑信以爲怯司馬彪曰九夫爲井井有市鮑明遠詩營營市井人漢書天子議以說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盡害之〔士贇〕〔曰〕史賈生名誼文帝召爲博士是時賈生最年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爲之對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之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洛陽之

人最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

君不見昔時燕家重郭隗擁篲折節無嫌猜劇辛樂毅感恩分輸肝剖膽效英才昭王白骨縈爛草誰人更掃黃金臺行路難歸去來

增註曰史記燕昭王謂郭隗曰齊因孤國亂而襲破燕孤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衍既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江文通恨賦試望平原蔓草縈骨上谷圖經曰黃金臺在易水南十八里古有行路難詩陶潛有歸去來辭補註曰鮑照詩時起黃金臺李善引王隱晉書曰段匹磾討石勒進屯故安縣故燕太子丹金臺鮑照詩

明虛自天斷不受外嫌猜

其三

有耳莫洗潁川水有口莫食首陽蕨 齊賢曰琴操堯大許由之志禪爲天子由以其不善乃臨河洗耳逸士傳曰堯遜天下於許由由逃之巢父聞而洗耳於河潁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武王平商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詩曰山有蕨薇 士贇曰巢父洗耳事見前卷詩註

含光混世貴無名何用孤高比雲月 士贇曰選蔡邕撰陳太丘碑文含光醇德爲士作程崔子玉坐右銘曰曖曖內含光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

吾觀自古賢達人功成不退皆殞身 齊賢曰史記蔡澤說應侯曰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商君爲秦孝公明法令禁奸本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數於千里持戟百萬白起一戰舉

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并蜀漢又越韓魏攻強趙坑馬服功成矣而賜劒死於杜郵吳起為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南收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為越王深謀遠計以亡為存因辱為榮報夫差之讎卒擒勁吳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勾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士贇曰】陶潛詩曰賢達無奈何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子胥既棄吳江上屈原終投湘水濱

【齊賢曰】五子胥諫王釋齊而先越太宰嚭受越賂譏子胥屬鏤之劒子胥告舍人曰必抉吾眼懸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乃自剄王聞之怒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應劭曰鴟夷榼形以馬革為之屈原見上【士贇曰】史屈原名平令尹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於是懷石自投汨羅以死

陸機雄才豈自保李斯税駕苦不早華亭鶴唳詎

可聞上蔡蒼鷹何足道【齊賢曰】晉陸機字士衡有異才成都王穎與河間王顒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北中郎將長沙王又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宦人孟玖譖機於穎穎怒使牽秀收機機神色自若旣而嘆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史李斯楚上蔡人西說秦王爲丞相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及二世元年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君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之上稅舍而牧李軌曰稅舍也

君不見吳中張翰稱達生秋風忽憶江東行

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後千載名【齊賢曰】晉書張翰字季鷹吳郡人有清才善屬文而任縱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齊王冏辟為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語欲求去意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鱠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外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俄而冏敗人皆謂之見機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自為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時人貴其曠達

長相思【士贇曰】樂府怨思二十五曲其一曰長相思

長相思在長安絡緯秋啼金井闌微霜淒淒簟色寒孤燈不明思欲絕卷帷望月空長嘆美人如花隔雲端【齊賢曰】張平子四愁詩我所思兮在太山炙轂子曰絡緯莎雞古今

註曰促織一名絡緯以其鳴如紡績織緯也戴延之西征記曰太極殿上有金井闌金博山鹿盧蛟龍負山於井上詩云有美一人〔士贇曰〕晉書樂志曰後園鑿井銀作床鑿床井闌也曹植詩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嘆枚乘詩美人在雲端宋玉神女賦美貌橫生燁乎如花溫乎如瑩

上有青冥之長天下有淥水之波瀾〔齊賢曰〕楚辭攘青寘而攄虹兮蹇儵忽而捫天〔士贇曰〕鍾會集言稽盧日丹霄之鳳青寘之龍選王儉文集序曷以丹霄之價弘以青寘之期註青寘雲也何晏景福殿賦淥水浩浩

天長路遠魂飛苦夢魂不到關山難長相思摧心肝〔齊賢曰〕蔡琰胡笳曰關山阻脩兮行路難歐陽建詩曰痛哭摧心肝〔士贇曰〕張衡思玄賦天長地遠歲不留選古詩路遠莫致之韓非子六國時張敏與高惠為友每相思不能得見敏於夢中往但行至半路即迷不知路遂回如此者三古歌曰大憂摧人肺肝心

上留田行〔士贇曰〕王僧虔技錄曰上留田行者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之一也崔豹古今註曰上留田地名也其地人有父母死不守其孤弟者隣人爲其弟作悲歌以風其兄故曰上留田曲

行至上留田孤墳何崢嶸積此萬古恨春草不復生悲風四邊來腸斷白楊聲〔齊賢曰〕古今註曰上留田地名也其地人有父母死不字其孤弟者隣人爲其弟作悲歌以諷其兄故曰上留田古詩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士贇曰〕何遜詩行路一孤墳路成黃已毀崢嶸高貌梁簡文帝文千齡一俱盡萬古誰留江淹詩曰行子膓斷借問誰家地埋沒蒿里塋古老向余言言是上留田〔齊賢曰〕七哀詩借問誰家墳顏師古曰死人之里謂之蒿里或云下里〔士贇曰〕崔豹古今註田橫門人蒿里歌曰蒿里誰家地聚斂精魂無賢愚諸

葛亮梁甫吟步出齊東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墳田疆古冶氏

蓬科馬鬣今已平昔之弟死兄不葬他人於此舉銘旌

【齊賢曰】禮記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夫子言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防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馬鬣封之謂也檀弓曰銘者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旌識之【士贇曰】此篇主意正在此昔之弟死兄不葬他人於此舉銘旌兩句然與古今註異又不明載是何人姑闕以俟知者

一鳥死百鳥鳴一獸走百獸驚桓山之禽別離苦欲去迴翔不能征

【齊賢曰】高誘呂氏春秋註曰征飛也【士贇曰】禮記三年問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蹢躅焉踟蹰焉然後乃能去

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淵然之頭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之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将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後漢書地理志東昌郡比蘇楪榆註云廣志曰有弔鳥山縣西北八十里在弔山衆鳥千百羣共會鳴呼啁哳每歲十月八日晦望至集六日則止盖凡六至雉雀來弔特悲其方人夜然火伺取無嗉不食者以爲義弔鳥則不取也俗言鳳凰死於此山故衆鳥來弔劉向說苑孔子處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吒者問誰也曰回也孔子曰回何爲而吒回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似完山之鳥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爲是往而不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之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

田氏倉卒骨肉分青天白日摧紫

荊交柯之木本同形東枝顦顇西枝榮無心之物尙如此參商胡乃尋天兵【齊賢曰】續齊諧記京兆人田眞兄弟三人共分財各居堂前有一株紫荊花甚茂共議破爲三待明截之忽一夕樹卽枯死眞見之驚謂諸弟曰本同株當分析便憔悴況人兄弟孔懷而可離是人不如樹木也兄弟相感而更合交柯之木出琅山安都縣兩樹對生一樹枯則一樹生如是歲更不俱生俱枯也左昭公元年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故

參爲晉星【士贇曰】曹植詩倉卒骨肉情漢書燕王旦曰令王骨肉至親蘇武詩曰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李善曰骨肉謂兄弟也揚雄長揚賦曰天兵四臨

孤竹延陵讓國揚名高風緬邈頹波激清

【齊賢曰】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史記世家吳二十五年王壽夢卒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事當國王諸樊元年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欲立之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王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韋昭注

國語曰緬猶邈也士贇曰孝經変親揚名晉陶潛傳史臣曰激清風於來葉尺布之謠塞耳不能聽齊賢曰史孝文時淮南厲王長犯不軌徙蜀不食死輜中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聞之乃嘆曰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貪淮南王地邪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城而追尊謚淮南王為厲王上士贇曰此篇主意全在孤竹延陵讓國揚名尺布之謠塞耳不能聽數句非泛然之作蓋當時有所風刺以唐史至德間事考之其為嘆延瑤李成式皇甫侁華受肅宗風旨以謀激永王璘之反而執殺之太白因繫其時事故作是詩歟

春日行士贇曰春日行者時樂二十五曲之一也

深宮高樓入紫清金作蛟龍盤繡楹佳人當牕弄白日絃將手語彈鳴箏齊賢曰下帝吟曰上樂發晨暉金霄奏紫

淸楚辭挾秦箏而彈徵【士贇曰】鮑照詩鳳樓十
二重四戶八綺牕繡角金蓮花柱玉盤龍古
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顔如玉被服羅衣裳當戶
理淸曲古詩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牕牖又曰彈
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

春風吹落君王耳此曲乃是昇天行因出天池汎蓬瀛樓臺處沓波浪驚

【齊賢曰】鮑明遠樂府有升天行蓬瀛蓬萊瀛洲也漢武於建章宮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泰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士贇曰】選古詩誰能歌此曲樂府升天行鮑照作言學仙者莅子南宾者天池也

三千雙蛾獻歌笑撾鐘考鼓宮殿傾萬姓聚舞歌太平我無爲人自寧

【齊賢曰】雙蛾蛾眉也後漢禰衡撾鼓老子曰我無爲民自正【士贇曰】莊子獻笑不及排詩云子有鐘鼓弗鼓弗考書萬姓悅服詩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莊子曰鼓歌以舞之文口故君子不得

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董仲舒策制曰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大平

三十六帝欲相迎仙人飄翩下雲軿帝不去留鎬京

齊賢曰太白送權十一序曰吾素受寶訣爲三十六帝之外臣雲軿以雲爲車也毛詩王居鎬京士贇曰三十六帝乃三十六天帝君也見道書詩文王有聲鎬京辟雍註云武王作邑於鎬京

安能爲軒轅獨往入窅冥

小臣拜獻南山壽陛下萬古垂鴻名

齊賢曰軒轅黃帝名帝鑄鼎成乘龍上天窅冥杳冥也毛詩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士贇曰莊子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上往見之問至道之精廣成子曰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於窅冥之門也至彼至陰之原也禮記小臣廉司馬相如封禪書前世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

前有樽酒行【十二文】樂府觴酌七曲之前有一
前有樽酒行者即
樽酒
也

春風東來忽相過金樽綠酒生微波落花紛紛

稍覺多羨人欲醉朱顏酡【五歌】樽坐含霜曹子建樂
江文通詩金

府曰金樽玉杯不能使薄酒更厚吳都賦曰飛
輕軒而酌綠醽湘州記湘州臨水縣有酃湖取

水爲酒宋玉招魂曰美人既醉朱顏酡【十二文】
鮑照詩春風太多情謝靈運詩金樽盈清醑盛

弘之荊州記曰綠水出豫章郡康樂縣其間烏
程鄉有井官取水爲酒與湘東酃湖年常獻之

世稱酃醁酒鮑照詩曄曄朱
顏酡韻釋飲而面赭曰酡

青軒桃李能幾何

流光欺人忽蹉跎【五歌】謝叔原詩良遊常蹉
跎【十二文】江淹詩挑與李兮

嶠上春逸詩人壽幾何曹操詩對酒當歌人生
幾何選古詩流光正徘徊世說周處嘆曰年已

蹉跎君起舞日西夕當年意氣不肯平白髮如絲嘆何益（【注】漢書酒酣王自高歌起舞又莊舞項伯亦起舞祖逖傳劉琨因起舞詩云日之夕矣漢書李廣意氣自如匡衡傳曰意氣未能平也古詩虛名復何益）

其二

琴奏龍門之綠桐玉壺美酒清若空（【注】九域志龍門縣在河中府東北百八十里枚乘七發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使琴摯斫斬以為琴注摯師摯選詩清如玉壺冰【注】周禮大司樂龍門之琴於宗廟中奏之詩云清酒百壺曹植詩美酒斗十千）催絃拂柱與君飲看朱成碧顏始紅（【注】曰侯瑾箏賦急絃促柱變調改曲鮑照詩催絃急管為君舞）胡姬貌如花當壚笑春風笑春風舞羅衣君今不醉將安歸（【注】

[曰]古樂府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漢司馬相如傳卓文君奔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賣乃令文君當壚[師]古曰賣酒之處以土爲壚居酒瓮四邊隆起其一面高形似鍛盧俗學者皆謂當盧爲對温酒火盧失其義矣詩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士贇曰]神女賦須臾之間美貌横生燁乎如花温乎如瑩曹植詩羅衣何飄飄洛神賦披羅衣之璀璨兮古詩被服羅衣裳當户理清曲漢書息夫躬絶命辭玄雲泱鬱將安歸晉謝安曰如此將安歸耶

夜坐吟

[士贇曰]夜坐吟者樂府時景二十五曲之一也

冬夜夜寒覺夜長沈吟久坐坐北堂[齊賢曰]傷歌行曰憂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長謝惠連詩沈吟爲爾感詩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注背北堂也[士贇曰]古詩天寒知夜長曹操詩沈吟至今冰合井泉月入閨金缸青凝照悲啼金缸滅啼轉多掩妾淚聽君歌[齊賢曰]缸古燈

切西都賦金釭銜璧漢書孝成趙皇后弟爲昭儀居昭陽殿其壁帶往往爲黃金釭函藍田璧【士贇曰】鮑照詩軍井未晝結七馬氈夜重西都賦註呂延濟曰金釭燈盞也潘岳笙賦衆滿堂而飲酒獨向隅而掩淚

歌有聲妾有情情聲合兩無違

【[illegible]曰】詩大序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語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一語不入意從君萬曲梁塵飛

【齊賢曰】陸上衡擬古再唱梁塵飛七略云漢興魯人虞與善雅歌發聲盡動梁上塵【士贇曰】鮑照詩萬曲不關心一曲動情多欲知情厚薄更聽此聲過前有樽酒行夜坐吟三篇鮑照樂府白紵詞禮也老杜所謂俊逸鮑參軍者是矣

野田黃雀行

【士贇曰】王僧虔技錄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內有野田黃雀行乃晉樂奏也晉曰伯益言赤烏銜書有周以興今聖皇受命神

雀來也雀二作齊

遊莫逐炎洲翠棲莫近吳宮燕吳宮火起焚巢窠炎洲逐翠遭網羅 齊賢曰 吳都賦翡翠列巢以重行註翡翠巢於樹巔生子夷人稍徙下其巢子大未飛便取之出交趾鬱林郡六帖云秦始皇時吳宮守吏以火照燕巢因燒吳宮東方朔十洲記云炎洲在南海中二千里去北岸九萬里有火林山鄭康成曰獸罟曰罝罘鳥罟曰羅網 士贇曰 郭璞翠贊翠雀鷸鳥越在南海羽不供用肉不足宰懷璧其罪賈害以采越絕書外傳記吳地傳西宮在長秋周一里二十六步秦始皇帝十一年守宮者照燕失火燒之鮑照詩曰猶勝吳宮燕無罪得焚巢蕭條兩翅蓬蒿下縱有鷹鸇奈若何 齊賢曰 莊子斥鷃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爾雅鷹鶻鳩鸇鷂屬晨風也詩云鴥彼晨風 士贇曰 左傳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史項羽詩曰虞兮

虞兮奈君何

箜篌謠

【齊賢曰】古今註箜篌引者朝鮮律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士贇曰】琴操五十七曲九引內有箜篌引亦曰公無渡河亦曰箜篌謠太白此詞用其名

攀天莫登龍走山莫騎虎【士贇曰】楚辭攀天階而下視東漢皇后紀夢攀天而上小臣攀龍而墮事見前飛龍引註漢王褒頌攀龍鱗附鳳翼隋獨孤后紀騎虎之勢必不得下

貴賤結交心不移唯有嚴陵及光武【齊賢曰】宋弘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翟公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東漢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少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后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車駕即日幸

其舘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光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嘆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故舊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士贇曰】王粲詩人生各有志終不爲此移

周公稱大聖管蔡寧相容【齊賢曰】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大姒文王正妃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成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次冄季載武王崩成王少周公專王室管蔡疑周公不利於成王乃挾武庚作亂周公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

漢謠一斗粟不與淮南春【齊賢曰】漢文帝淮南王事見前上留田注

兄弟尚路人吾心安所從他人方

寸間山海幾千重 【齊賢曰】徐庶曰本與將軍圖霸王之業者以此方寸地耳

【士贇曰】蘇武詩四海皆兄弟誰為行路人曹植求通親親表曰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絶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詩云他人有心又豈無他人又謂他人昆莊子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又孔子曰人心險於山川

輕言託朋友對面九嶷峯開花必早落桃李不如松

【士贇曰】九嶷峯見前註荀卿子曰桃李蒨粲於一時時至而後殺至於松柏經隆冬而不彫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眞矣

管鮑久已死何人斷其蹤

【齊賢曰】史記曰管仲少時與鮑叔牙游叔終善遇之管仲曰吾始困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我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

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旣進管仲以身下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

雉朝飛

齊賢曰古今註曰雉朝飛者犢牧子所作也齊處士泯宣年五十無妻出薪於野見雉雌雄相隨而飛意動心悲為作雉朝飛之操以自傷王績曰琴操沘言齊宣王時處士犢牧子作也年七十無妻採薪於野見雉雄雌相飛乃仰天而歎曰聖王在上恩及草木鳥獸而我不獲因援琴而歌其聲中絶魏武帝有宮人盧女琴者陰叔之妹七歲入漢宮學鼓琴特鳴異爲新聲能傳此曲至明帝出降爲尹更生妻於得此聲不絶按揚雄琴清英曰雉朝飛操者衛女傳母之所作也衛女嫁於齊太子中道聞太子死問傳母曰且往當喪喪畢不肯歸終之以死傳母悔之取女

所自操琴於冢上鼓之忽二雉俱出墓中傳母撫雉曰女果為雉耶言未畢俱飛而起不見所往傳母悲痛援琴作操曰雉朝飛操雉所記與思歸操之言相類恐是誤易今太白所作亦但祖犢牧子事韓昌黎亦然無述雉之說若但據集犢牧子作牧犢耳恐傳寫之誤

麥隴青青三月時白雉朝飛挾兩雌齊賢曰枚乘七發伯子牙歌云麥秀蘄兮雉朝飛卬蒼白蘄麥芒慈歛切選詩麥隴多秀色射雉賦麥漸漸以擢芒雉鷕鷕而朝雊鶯綺翼而赬撾灼繡頸而袞背徐爰曰逸羣儁異之雉不但欲擅一場又挾兩雌也士贇曰莊子逸詩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續漢書、桓帝時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射雉賦擅場挾兩採雌妬異鮑照詩雉朝飛振羽翼專場挾兩雌錦衣繡翼何離褷犢牧採薪感之悲春天和白日暖啄食飲

梟勇氣滿爭雄鬪死繡頸斷 齊賢曰莊子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 士贇曰潘岳射雉賦灼繡頸而衮背鮑照雉朝飛詩刎繡頸碎錦臆

雉子班奏

急管絃傾心酒美盡玉椀 齊賢曰樂府有雉子班曲 士贇曰鮑照詩催絃急管為君彈

枯楊枯楊爾生稊我獨七十而孤棲

彈絃寫恨意不盡瞑目歸黃泥 齊賢曰易曰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鄭康成曰荑與稊同徒稽切繫辭曰言不盡意應德璉詩身殞沉黃泥

上雲樂 齊賢曰梁周捨上雲樂曰西方老胡厥名文康 士贇曰樂府神仙二十二曲中有上雲樂亦曰洛濱曲

金天之西白日所沒 齊賢曰西方為金故西曰金天 士贇曰淮南子西方曰昊天許慎曰昊白也西方金色白故曰昊也又西方金也其帝少昊許慎曰少昊黃帝之子

青陽也以金德王號曰金天氏死託祀於白帝
康老胡雛生彼月窟巉巖容儀戍削風骨
士贇曰石勒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都門王衍見而異之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爲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長楊賦曰西壓月窟巉巖高聳貌戍削清臞貌士贇曰莊子太山巉巖陸士衡詩窈窕多容儀司馬相如子虛賦紛紛排排揚袘戍削張揖註曰戍削裁制貌通鑑晉安帝紀王義之風骨清舉上林賦曳獨繭之褕袣眇閻易以戍削郭璞註曰戍削言刻畫作之也宋孝武紀曰風骨瞻視非常士也宋高祖紀曰身長七尺六寸風骨奇偉同上桓玄曰劉裕風骨不恒蓋人傑也
碧玉炅炅雙目瞳黃金拳拳兩鬢紅華蓋垂下睫嵩嶽臨上脣不覩詭譎貌豈知造化神
齊賢曰碧玉炅炅言眼色碧而有光北夢瑣言孝億國人黃髮綠眼又堅昆部人髮黃目綠詩曰卷髮如蠆相

書曰行爲華蓋其背長體曰鼻爲中嶽其鼻下侵唇士贇曰繆襲誥造化雖神明大道是文康之嚴父元氣乃文康之老親齊賢曰莊子道與之貌天與之形士贇曰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晉孫楚太銘日大象無形元氣爲母杳兮冥兮陶冶衆有白虎通曰地者元氣生萬物之祖也撫頂弄盤古推車轉天輪齊賢曰徐整三五曆紀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清爲天陰濁爲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後乃有三皇數起於一立於三成於五盛於七處於九故天地九萬里木華海賦狀如天輪呂氏春秋天地如車輪終則復始高誘曰輪轉也云見日月初生時鑄冶火精與水銀陽烏未出谷顧兔半藏

身齊賢曰火精日也水銀月也春秋元命苞曰陽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烏者陽精也尚書宅嵎夷曰暘谷屈原天問曰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兔在腹注夜光月也士贇曰淮南子天文訓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爲日積陰之寒氣爲水水氣之精者爲月廣雅曰日一名陽烏

女媧戲黃土團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間

濛濛若沙塵生死了不盡誰明此胡是仙真齊賢曰山海經女媧之腸化爲神處栗廣之野注女媧古神女帝人面蛇身一日七十變其腸化爲此神淮南子曰黃帝生陰陽上駢生耳目桑麻生臂手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士贇曰此句乃女媧鍊石補天缺之推耳淮南子道者舒之幎於六合謝靈運詩何明多沙塵

西海栽

若木東溟植扶桑別來幾多時枝葉萬里長齊賢曰山海經曰灰野之山有樹青葉赤花名曰若木日所入處崐崙[illegible]門西極也淮南子曰若木

在建木西未有十日其華照下地東方朔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葉似桑長數千丈大二千圍山海經黑齒之北曰暘谷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戴烏郭璞曰扶桑也天有十日迭出運照【士贇曰】淮南子地形訓扶木在陽州日之所曊許慎曰扶木扶桑也在陽谷南陽之東方也

中國有七聖半路頹洪荒【齊賢曰】莊子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于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士贇曰】揚子鴻荒之世聖人惡之

陛下應運起龍飛入咸陽赤眉立盆子白水興漢光【齊賢曰】秦都咸陽即京兆府咸陽縣也漢樊崇起兵於莒王莽遣廉丹擊之崇等欲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別由是號赤眉西攻長安求劉氏後得城陽王章之後盆子立爲帝東觀漢記曰長沙定王中子買封舂陵節侯節侯生戴侯戴侯生考侯以舂陵地勢下濕上書願徙南陽守賁冢元帝許之

徙封南陽白水鄉九域志白水隸鄧州東京賦龍飛白水是也【士贇曰】東漢光武本紀論曰王莽篡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為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爲白水真人叱咤四海動洪濤為簸揚舉足蹋紫微天關自開張【齊賢曰】韓信曰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晉志數之揚之糠粃在前天文志紫微大帝所居北斗第一星曰天關【士贇曰】仲長統傳曰豈可咨叱咤摧我所爲者乎天關見一卷注難老胡感至德東來進仙倡玉色師子九苞鳳凰是老胡雞犬鳴舞飛帝鄉淋漓颯沓進退成行【齊賢曰】梁周捨上雲樂鳳凰是老胡家雞師子是老胡家狗漢烏弋山離國出師子孟康注師子似虎正黃有顏耏尾端茸毛大如斗耏音而耏頰旁毛師古曰即爾雅後猊也博物志魏武伐蹋頓經白狼山逢師子格之師子哮吼左右咸驚忽一物從林中出如狸超上王車軛其師子將至此

物跳上其頭師子伏不敢起遂殺之得其一子還未至洛陽三十里路中雞犬皆伏無鳴吠者

[illegible]後漢章和元年安息國獻師子形似麟而無角唐太宗時西域康居國獻師子帝珍其遠命虞世南作賦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狀如鵠五色而文名曰鳳凰見則天下安寧瑞應圖鳳凰者仁鳥也雄曰鳳雌曰凰莊子乘彼白雲至于帝鄉傅毅舞賦颯沓合并鮑照詩颯沓矜顱

能胡歌獻漢酒跪雙膝立兩肘散花指天舉素手拜龍顏獻聖壽

[illegible]維摩詰經云會中有一天女以天花散諸菩薩大弟子上至諸菩薩悉皆墮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墮於是一切弟子皆以神力去花終不能去[illegible]此數句模寫其一時之威儀舉措耳釋迦譜云菩薩示生時墮蓮花上自行七步舉其右手作師子吼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此借用其事以形容老胡之狀也漢高紀隆準而龍顔莊子華封人請祝聖人壽

北斗戾南山摧天子九九八十

一萬歲長傾萬歲杯【齊賢曰】詩云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梁周捨上雲樂曰願明陛下壽千萬歲歡樂未渠央

夷則格上白鳩拂舞辭【齊賢曰】唐禮樂志曰白鳩吳拂舞曲也【士贇曰】拂舞歌五曲有白鳩篇亦曰白鳧舞以其歌且舞也亦入清商曲按晉楊泓拂舞序云自到江南見白符舞符即鳧也白鳧舞即白鳩舞也白鳧之辭出於吳本歌云平平白鳧思我君惠集我金堂謂晉爲金德吳人患孫皓虐政而思從晉也然碣石章又出於魏武則知拂舞五篇並晉人採集亡國之前所作惟白鳧不用吳舊歌而更作之命曰白鳩篇

鏗鳴鐘考朗鼓【齊賢曰】考擊也【士贇曰】鏗悲鐘楚辭注鏗撞也詩云子有鐘鼓弗鼓弗考

歌白鳩引拂舞【齊賢曰】白鳩尸鳩之白者樂書曰考前史拂舞歌詩

有白鳩濟濟獨漉碣石淮南王五篇並施殿庭
蓋出自江左驗其歌皆非吳辭也舊謂之吳舞
觀楊泓序拂舞自到江南見白鳧舞或言白鳧
鳩舞云有此來數十年矣察其辭旨豈吳人患
孫皓虐政而思屬晉邪

白鳩之白誰與隣霜衣雪襟誠可珍含哺七子能平均食不噎性安馴

毛詩鳲鳩刺不壹也其一章云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毛萇曰
鳲鳩秸鞠也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
上平均如一曹子建貢躬表曰七子均養者鳲
鳩之仁鳩不噎之鳥孟子云白羽之白歟

首農政鳴陽春天子刻玉杖鏤形賜耆人

〔注〕月令季春之月鳴鳩拂其羽鄭玄注鳴鳩飛
且翼相擊趨農急也又曰鳩搏穀也左氏鄭子
曰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
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
也杜預注鳲鳩平均故爲司空平水土後漢禮
儀志仲秋之月縣道皆按戶比民年七十者授

之以玉杖餔之以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尺端以鳩鳥為飾鳩者不咽之鳥也欲老人不噎

白鷺之白非純真外潔其色心匪仁闕五德無司晨胡為啄我葭下之紫鱗鷹鸇鵰鶚貪而好殺鳳凰雖大聖不顧以為臣【齊賢曰】莊子鷺不日浴而白韓詩外傳田饒曰雞戴冠文也足搏距武也見敵而鬪勇也得食相呼義也鳴不失時信也雞有五德君猶烹而食之劉孝標演連珠曰雞善司晨雖陰晦而不輟其鳴爾雅葭蘆也郭璞曰葦也【士贇曰】蜀志楊顒曰雞主司晨

日出入行【士贇曰】日出入行即樂府時景二十一曲之一日出行也

日出東方隈似從地底來歷天又入海六龍所舍安在哉【齊賢曰】天問曰隅隈多有誰知其數爾雅厓內為隩外為隈淮南子曰爰

北羲和爰息六螭是謂懸車註曰日乘車駕以六龍羲和御之日至此而薄於虞淵羲和至此而迴天問曰角宿未旦曜靈安藏注東方未明是時日安所藏其精光乎【十賢曰】莊子曰出於東方入於西極文中子曰出乎地萬物番息易時乘六龍以御天晉傅玄日昇歌羲和初攬轡六龍並騰驤阮籍詩梁王安在哉

其始與終古不息人非元氣安得與之久徘徊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誰揮鞭策驅四運萬物興歇皆自然【齊賢】

【曰】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莊子夫道伏羲得之以襲氣母日月得之終古不息鄭玄注周禮曰終古猶言常也司馬彪氣母元氣之母易疏曰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爲一是太初太一也前漢律歷志曰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而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春秋迭運草木自榮自落何謝何怨潘安仁詩曰四運紛可喜【十賢曰】選仲春令月百草滋榮宋玉九辯秋

之爲氣也草木黄落而變衰淮南子電以爲鞭策四運四時之運也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

羲和羲和汝奚汨沒於荒淫之波魯陽何德駐

景揮戈逆道違天矯誣實多 齊賢曰山海經曰東南海外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羲和是生十日常浴日於甘淵詩云羲和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故堯因是立羲和之官以立四時淮南子曰魯陽公與韓搆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日爲之反三舍九域志汝州魯陽關即魯陽公揮戈退日處尚書矯誣上天 士贇曰廣雅日御曰羲和阮籍詩朝雲進荒淫王充論衡曰陽公揮戈事虛言也白詩蓋祖此詩云忘我實多

吾將囊括大

塊浩然與溟涬同科 齊賢曰賈誼過秦論曰囊括四海莊子大塊噫氣郭象注大塊者無物也帝系譜曰天地初起溟涬鴻濛莊子若然者豈見堯舜之教民溟涬然弟之哉郭象注溟涬甚貴之謂也 士贇曰易括囊無咎莊子徐無鬼篇黄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

山註云大隗大道也在宥篇雲將曰吾遇天難
願聞一言鴻濛曰噫心養汝徒處無爲而物自
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涬
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
復其根而不知混混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
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闚其情物固自生涬溟
司馬彪云自然元氣也此篇大意全是祖莊子
內雲將鴻濛問答之意詩多不能盡錄試索觀
之則見矣謂日月之運行萬物之生息
皆元氣之自然人力不能與乎其間也

胡無人 士贇曰王僧虔技録相和歌三十八曲中有胡無人行

嚴風吹霜海草凋筋幹精堅胡馬驕 齊賢曰出自薊北門行曰嚴秋筋竿勁虜陣精且強註竿箭幹公旦切 士贇曰梁元帝纂要冬月厲風嚴風寒周禮冬官弓人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冰析灂鮑照詩何用獨精堅古詩胡馬依北風北風

漢家戰士三十萬將軍兼領霍票姚 齊賢曰史

記聞顔之役漢馬十萬騎負私從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朔方之巡武帝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使郭吉風告單于此漢兵至盛也亦未至三十萬而太白云爾豈合步騎言乎抑詩祿山之師自有三十萬乎漢書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爲票姚校尉於是上曰票姚校尉去病斬首捕虜二千二十八級封去病爲冠軍侯服虔音飄搖師古曰票匹妙切姚羊召切票姚勁疾之貌荀悅漢紀作票鷂字去病後爲票騎將軍尚票姚之字耳今讀書者音飄搖不當其義詩人限於韻既有二音姑從其一【士贇曰】票姚字音辯見第五卷塞下曲第三首末句下註

流星白羽腰間插劒花秋蓮光出匣【齊賢曰】陳孔璋檄曰飛兎流星注言疾也家語曰白羽若月上林賦曰彎蕃弱蒲白羽【士贇曰】魏文帝典論選茲良金命彼國工精而鍊之淬以清漳光似流星名曰飛泉崔豹古今注吳有白蛇紫電辟邪流星青冥百里六劒吳越春秋秦客薛燭善相劒吳王取純鈞示之薛曰光乎如芙蓉始生其紋如星行

其光如波溢於澧郭元振劒歌琉璃匣裏吐蓮花錯鏤金環生明月

天兵照雪下

玉關虜箭如沙射金甲 唐武德二年折甘州之福祿瓜州之王門置肅州有玉門縣玉門關開元中設吐蕃因其地置玉門軍 西域高昌傳正觀四年侯君集討定高昌先是國謠曰高昌兵如霜雪唐家兵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幾何不殄滅東漢西域論曰臨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靡不周盡焉又減宮諭閉玉門關以謝西域之質

雲龍風虎盡交回太白入月敵可摧敵可摧旄頭滅 易乾卦雲從龍風從虎酉陽雜俎曰太白聞祿山反作胡無人詩曰太白入月敵可摧祿山死日果見太白食月史記天官書旄頭胡星也 此詩必作於上元之間據天文之占而言也按唐書天文志上元元年五月癸丑月掩昴占曰胡王死三年建子月癸巳月掩昴出昴北入月丁卯又掩昴後漢天文志曰太白主奎婁胃昴畢觜參又主

邊兵文晉天文志曰昴七星又爲髦頭胡星李白統言之以太白也自兹數年之後安史相繼滅亡旋復兩京即此詩而驗諸史蓋可知矣

履胡之腸涉胡血懸胡

青天上埋胡紫塞傍

崔豹古今注秦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曰紫塞劉向新序曰野人之用兵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擧死履腸流血無罪之民其死者已量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生死猶未可知也其離仁義則遠矣或曰紫塞者岱山有紫壇城傍有草草生紫色故曰紫塞

胡無人漢

道昌

左傳子毋謂秦無人漢文叙傳曰登我漢道武亦制日寔明寔昌之道詩至漢道昌一篇之意已足陛下之壽三千霜但歌大風雲飛揚安用猛士守四方一本云無此三句者是也使蘇子由見之必不肯輕致不識理之謂矣東坡云今太白集之有悲來乎笑矣乎及贈懷素草書數詩決非太白作蓋唐末五代間齊已輩詩也僕亦曰此詩末後三句安知

非此輩所增爭致使太白貽譏於數百載之後惜哉雖然東坡能辨之頫頷直致譏焉是亦足以定二蘇之優劣今遂删去後人具正法眼藏者必蒙賞音

北風行 【音註】樂府有時景二十五曲中有北風行

燭龍棲寒門光曜猶旦開日月照之何不及此

唯有北風號怒天上來 【音註】淮南子燭龍在鴈門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注龍銜燭以照太陰身長千里視爲晝瞑爲夜吹爲冬呼爲夏又曰八紘之外又有八極北極之山曰寒門註積寒所在故曰寒門天門日[illegible]窔不到燭龍何照【音註】山海經鍾山之神名曰燭陰視爲晝瞑爲夜吹爲冬呼爲夏身長千里人面蛇身赤色又名燭龍天不足西北無陰陽消息故有龍銜火精以照天門也

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軒轅臺 【音註】唐地志嬀州范陽郡幽都縣武德元年

日燕州蒍州本北燕州宋大明中元日雪花降殿庭右將軍謝莊下殿雪集衣白上以為嘉瑞軒轅黃帝名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應邵日在漢上谷郡涿鹿縣韓詩外傳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淮南子地形訓汾出燕京註曰燕京山名也在太原汾陽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陽冀州浸史帝紀黃帝居軒轅之丘玉

幽州思婦十二月停歌罷笑雙蛾摧倚門望行人念君長城苦寒良可哀別時提劒救邊去遺此虎紋金鞞靫中有一雙白羽箭蜘蛛結網生塵埃

王景元詩思婦臨高臺雙蛾蛾眉也戰國策齊王孫賈母謂賈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暮出而不還則吾倚盧而望陸士衡從軍行曰苦哉遠征人北戍長城阿門苦寒行曰劇哉行役人慊慊常苦寒史記高祖曰吾提三尺劍取天下出自薊北門行曰分兵救朔方鞞靫箭藏也家語白羽若月張景

陽詩蜘蛛網四壁【士贇曰】史五帝紀舜十有二州註馬融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爲營州於是爲十二州也長城事見前註鮑照詩留我一白羽將以分符竹

箭空在人今戰死不復迴不忍見此物焚之已成灰黃河捧土尚可塞北風雨雪恨難裁【齊賢曰】朱浮責彭寵曰以漁陽結怨天下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毛詩北風其涼雨雪其雱【士贇曰】韓非子曰死者始而灰已而土

俠客行【士贇曰】樂府俠遊二十五曲中有俠客行

趙客縵胡纓吳鈎霜雪明【齊賢曰】莊子說劍篇趙太子曰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吳越春秋吳王闔閭既寶莫邪復命於國中作金鈎令曰能爲善鈎者賞之百金吳作鈎者甚衆而有人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

以血釁金遂成二鈎獻於闔閭詣宮門而求賞王曰爲鈎者衆而子獨求賞何以異於衆夫子之鈎乎作鈎者曰吾之作鈎也貪而殺二子釁成二鈎王乃舉衆鈎示之何者是也王鈎甚多形體相類不知其所在於是鈎師向鈎而呼二子之名呉鴻扈稽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絶於口兩鈎俱飛着父之胷呉王大驚曰嗟夫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沈存中曰呉鈎刀名刀彎今南蠻用之曰葛黨刀

銀鞍照白馬颯沓如流星

[齊賢曰]徐敬業詩汗馬羅金鞍陳孔璋賦曰飛兎流星註流星疾也[士贇曰]辛延年羽林郎詩銀鞍何熠爚江淹別賦龍馬銀鞍鮑照詩資御紛沓颯鞍馬光照地李尤七嘆曰神奔電驄星流矢驚則莫若益野騰駒也

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

[齊賢曰]鄒陽呉王書曰兵不留行莊子說劒篇莊子以劒見王王曰子之劒何能禁制曰臣之劒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曰天下無敵矣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

名〔士贇曰〕江淹詩排衣彈巫霧史老子傳良賈深藏若虛閑過信陵飲脫劍膝前橫將炙啖朱亥持觴勸侯嬴三杯吐然諾五嶽倒為輕眼花耳熱後意氣素霓生〔齊賢曰〕史記魏公子無忌封信陵君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嘗置酒會客坐定從車騎自迎侯生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睥睨故久立公子顏色愈和侯生乃就車至家坐上坐酒酣公子起爲壽罷酒侯生謂公子曰朱亥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史貫高爲人能自立然諾曹植詩季布重然諾楊惲書酒後耳熱拊缶而呼烏烏〔士贇曰〕史記游俠傳曰布衣之徒設取與然諾千里誦義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史太史公曰人固有一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楚辭千鈞爲輕盧諶書曰意氣之間靡軀不悔選七啓曰慷慨則氣成虹霓之司馬相如大人賦垂絳幡之素蜺救趙

揮金椎邯鄲先震驚千秋二壯士烜赫大梁城

縱使俠骨香不慚世上英【士贇曰】史魏公子無忌傳魏安釐王二十年秦破趙長平軍又進圍邯鄲公子姊為趙平原君夫人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讓魏公子公子患之乃用侯生計請如姬於王臥內竊虎符奪晉鄙軍使嬴客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其軍進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初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向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軍侯生果北向自剄詩云徐方震驚爾雅赫兮烜兮威儀也郭璞註曰貌光宣陸德明釋詁曰烜者光明宣著今並作喧字音同誰能

書閣下白首太玄經【齊賢曰】漢書揚雄傳雄校書天祿閣上又曰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士贇曰】此詩

似祖鮑照詩閑情草太玄玆事殆愚狂之意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三